

新刻增補藝苑卮言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七

吳郡王正貞元美著

新安程榮仲仁校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萬貴卿公晉簡文劉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梁武簡文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王衍孟王果宋徽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盛則無如蕭梁父子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

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答問二百卷湮槃大品
淨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
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
二十卷撰古今血脉詰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
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
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
二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蓮璧三百卷易簡五十
卷詩文集一百卷雜著光明符等書五十九卷元帝
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

十五卷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
洞林三卷王肅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
卷全德懷舊志各一卷荊南志江州記質貢圖古今
同姓錄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
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羨矣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
篇樂於居平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荷頰之

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
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王莽
時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
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
傳毅楊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
主自曉文藝作主試令人躍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
海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

覆案秘書無一應者吏當霸事大不諱帝奇其才收
其事亦不廢其經楊子山爲群上計吏見三府爲农
牢傳不能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
則永樂中之罪朱季友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和治中
之罪薦董文王者似亦未盡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謝吏部景滌與王侍中暕卽席爲詩答贈
善之仍使復作復令旨乃賜詩曰雙文卽後進二少
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於九日朝宴獨
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

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晏咏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譏耳卽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贍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晏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瞻父子

劉孝緯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俳有文學俳妻尤
清拔王元禮與諸兒論家集云史稱安平崔氏及汝
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稱世擅雕龍然
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如吾世者也

何憲等諸學士於玉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
飾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入表一時奪去
憲又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嘗以五花簟白闌羽意
殊自得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旣奧博辭亦華美衆

皆舉賞擣乃命左右抽簾手自掣扇登車而去憲之犯對便是後來東方虬然亦一時佳事

袁彥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爲袁伏滔然袁恒耻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賴丘李庶謂曰霸朝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度癡叔也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他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
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者楊君譴
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住即掩卷曰何處佳其人卒不
能答便去不復別蔡九逵每對人罵杜家小兒王允
寧一日謂余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余曰循吏也甚
慕公詩且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又
謂余曰見王某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
與評之渠意不受評渠欲吾延譽本吾無可譽

李守麟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

鱗往訪方掇茶次漫問之曰楊升庵健飯否胡忽去升庵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鳥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咄不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示魯許間今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唯王某謂余也其次爲宗臣子相時子相爲考功郎許請予相詩觀之于鱗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向未而已

謝靈運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一詩至都貴賤莫不就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重之美獨步一時每

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靈運尤吾所
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立當與天下推之豈唯鼻
祖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
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
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卧蓐七年朱超道歲晚
沈痼玄冥善病至老昭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
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
瘡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周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
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
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
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今徐陵以
當傳各秉政高允爲中書今年九十八范長生爲丞
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嶧
蘇味道張說蘇頌韓休張九齡陸贊武元衡權德輿
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
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

陽修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實默
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
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工楊文貞丘文莘李文正王
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季王皆七十之上母論
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並有遐齡蔡匿
嗟不答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
乎衛武公不爲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
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
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惄

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爲拊舌○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以大之道也邇來徂儕賈胡以金帛而買

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渴高大史季廸袁
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爲讒邪所間主恩
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
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爲御史以
鮮懿文太子忤旨僞爲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
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
致仕後以孫慎詎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
子克出使雲南爲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

斯亦不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聚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爲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

高皇帝下金陵劉建惟幄之助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

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
老客婦謫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大樸爲弘文館
學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復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
老臣危素上不憚曰吾以爲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
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顧各散家資顧仍畫其像題
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肉埋若說少年豪
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
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閨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

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饒介之仕僞吳求諸彦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廸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廸白金三斤後承平父張洪修撰每爲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紀績爲之首劉太醫吏目湯叅將也湯尤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與劉諭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事及溥白雀詩甚詳成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懷麓堂詩話亦

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亦足稱懺悔文耳

獻吉文如諳傳於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于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于

鱗自云亦然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虛強黃犧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璇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染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爲本朝

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不外其才不相入無論也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若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

安時有警策

顧華玉墮楚詔修承天誌以王庭陳顏木應後不稱旨一時人亦以爲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玉

能識今江陵公於未冠時足稱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州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聞已卯南証事云不信上人傳接駕似聞天語詔班師此語爲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組造也至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曾移愈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北樞猶爲彼善細臣巨斗二字何出吾最愛其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千鱗詩刪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

樹芋豈庭中佳物且獨無雨聲乎但屬未妥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間秋雨聲不愛芭蕉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意尤深宛

予少時嘗見傅楊月修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廣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美其意爲之擊節又讀陸子淵聞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紫貂事雖稍涉采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含蓄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豐坊者初字存禮舉進士高第爲禮部主事以無行

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篤病死
坊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爲訓詁多所發
明稍誕而僻者則托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攜
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他名士大夫印章僞
撰字稍恠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爲人撰定
法書以真易贗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蛇藥殺人強濟
子女奪攘財產事露人畏而耻之吾友沈嘉則云蓄
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蟲且類得
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嘗更衣則具盛饌結忘年交

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醮
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
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
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蟲螽虱也
此極大可嗟

顏惟喬爲亳守有幹聲與武帥構訐罷歸故人爲分
守至隨訪之屏跡不可復見旣行部他邑有田父荷
櫈以隻雞獻酒由中道入者訶之乃惟喬也因留劇
飲至醉委櫈而去追問旅舍人莫能蹤跡惟喬草

隨志稱良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胡孝思嘗爲五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儼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帝幸楚爲一律紀事云聞道鑾輿曉渡河嶽雲縹綳護晴珂千官玉帛萬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簪璣南極扈義和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

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事以不職免
殺人下獄當死乃指楊天湘竹爲怨望呴詛而所繇
成獄及生平睚眦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

上大怒

悉捕下獄欲論死倉宜相陶真人力救解又之乃罷

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

憚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日制獄八景爲詩紀之

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
爲孝思澹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

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主

清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占
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孝思守吳日與諸生最好黃勉之王吉袁永之而
不能知陸浚明黃王俱不振以死而求之領解甲第
臚傳浚明再魁省會試館選第一爲給事中主試浙
江時孝思以左叅政與鹿鳴宴頗遭譏訕人兩不與
也勉之爲人本任誕而矜局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
最稱博洽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
當負經濟而寡功用然視吳人膚立皮相者天壤矣

履吉王立秀雅饒酒德使人愛而思之詩筆翩翩華麗足稱名家浚明高爽奇逸尚氣慷慨急人之難甚於已頗負用世才而不究永之高稍自好時有惄聲然二子文實清雅典則非它瓊瑣比也浚明不長於詩亦不以詩自顯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簫鼓動柵上鷄啼天地開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

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觀講學恐人
得而持之也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爲韻
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爲法至於北地所爲鄭
繁騎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旣非實事王績鄭繁又
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
蓋不學之故

江暉字景賜文昭公瀾子也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
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賣爰子集按山海經曰賣

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
有髮名曰頽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
義暉好以奇僻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
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怪
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楊雄古心已
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忘
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絕藝耻作斯蟲等生也
爲文遺弟書一出皆稱二難並縱有楚史不可讀滿
室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

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諸君寶此無易輒聖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黃五獄省覲言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而率多恠險粗釘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犧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墮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其中尉爲序不
佞嘗欲卑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旣已不能禁其
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昨歐楨伯訪海上云
某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落句云司馬相如
字長卿鄙不成語乃爾徒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
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特此法
無勞模擬耳于鱗之欲焚其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余
爲其古今詩刪序云令于鱗而輕退古之條者間有

之于鱗含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此譏鱗為
于鱗辭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
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
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擲豈所謂英
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爲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
以列覈名不倣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
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

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號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
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
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卽上疏乞休不
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
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
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云意氣
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
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咲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

則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悞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操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余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泉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布衣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

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
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
者子木面白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
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
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
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
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
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王允寧爲修撰時予嘗一再識之長大白皙談說時

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
師稱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
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時爲中允其同
年敖祭酒以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
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
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顛直朴略受性已定
猶僕之貌修幹廣頰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
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儀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
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

效顰聞於公者平僕卽死勿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者
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
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卽愈吾母病吾大史也能爲
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離佐誕居無何以地震地西
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言而憊之今
並傳關中

謝茂秦年來益老詩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
一字不通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
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

沈鬱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惡沾沾爲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挿有倒挿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註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

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者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一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鴈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

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其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喬景叔世寧已酉歲以楚藩參入賀 萬壽余時見之短而髯溫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炙人口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爾竄異神造之

句馮陵作者唯未爲古樂府耳其它皆具體而微吾偶遺信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羨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羨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嬰鳴標君家兄弟不然耶又一書云敬羨乃負包宗令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也其見賞如此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不滿吳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

記甲年桂冠時命游屐與諸子周旋章道華用短不
入卑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剗愛潛
心五嘗黃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
巧上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
恩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爲娓娓對陸叔平俞仲蔚
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羨詞翰清麗
時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體歌行
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爲駢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
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聞詩酒席十年雞

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襍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証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娥氏三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爲比音禹省南土嶧山之女令其媵候禹於嶧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蕡山天大風晦人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後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

有殃孔甲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橑斧斷其足
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首周昭王
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爲
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
鐘鼓管籥爲雅頌秦青響遏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
娥之音繞梁三夜臨乘老姥傳谷數日絲絰王豹之
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單歌不含樂以後江南子夜
前溪圓扇悽懷之屬是其遺響唐妓女所歌王漁之
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

比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人棹歌雖俚字
鄙古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亦有可採者
而陸文量所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他州又所聞約郎約
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音其不知奴處山低
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即使子建太白降
爲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用皎紅女作勞之歌長
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愧汗塞吻矣然則聽古
樂而忘卧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潮陽蘇福入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
端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
十四而天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增補藝苑卮言附錄卷之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新安程榮仲仁梓

語關係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宋歌言
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使人有孤臣孽子
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蛻脫汚
濁之外者詩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虫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龜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氣氤深於體勢意度繁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言尚意而典雅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

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閒遠欲高遠而
離輕浮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筆妙之意自然見於造物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員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不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

間可俟

王維頑曰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綈綿不與貂裘並服
戚悰殊慘泣笑別旨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
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
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曠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
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
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

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阿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始後有送也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母論彼時諸公卽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是覆瓿

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據拾宜
博

秦以前爲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
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
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
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
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
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

心之萌乎文中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漢時衛霍營平糾紂虎臣然柏梁詩郡國士馬羽林
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
及屯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
所爲柏梁歌詠咸依位序獨驃騎在丞相前大將軍
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工徵按古文苑稱
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
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兼一職也然則郡國士馬
之詠亦出青口耶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蒙
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踏襲耶抑偶合也
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尔恍惚何言
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
情語之祖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
實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爲文故
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爲賦故吊屈鵠鳥

率直而少致雜而不亂穢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徘徊而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雖有剽模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明遺之大言小言枚臯滑稽之流耳小言無內之中本騁辭耳而若薄有所悟

班姬擣素如閨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准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旣對而重題笥已緘而

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選彼遺此未知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爲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大單簿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榭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凡子雲之爲賦爲玄爲法言其旁搜酷擬沈想曲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傅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爲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闋精語如華桂飛鬢

而雜纖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
袖交橫絡繹飛散雜沓合併綽約閑靡機迅體愒又
廻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
續蕊若絕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王賦以爲已
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叙語而誤以爲王作
也

悽唳辛酸嚶嚶開關若離鳥之鳴子也含胡嘯諧雍
雍喈喈若群雛之從子也其笙賦之巧詣乎鳴作命
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渾絃長故微鳴

其琴賦之實用乎揚和絃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稍極形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簫季長長笛才不勝學善鋪叙而少發揮洞簫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王武子讀孫子荆詩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取高前式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
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
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
多而蕪也余不以爲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
然之致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
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
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
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

美酒被服純與素至於被服純素其趣愈卑而其情
益可憫矣

吳興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
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
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膺古書也
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爲新唐
書之簡不若爲南北史之繁不若爲
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爲記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
以常璩華陽國志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
爲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
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襲亂鬢客雖近誣
毛穎雖近戲亦是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雄崔
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耆舊周楚
之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
秦羅含湘中朱贛九州闕駟四國三輔黃圖酉陽雜
俎之類皆亞流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別臺駘卜氏
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員終軍之識鼂鼠方朔之名
藻簾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決固無待言
自此以外雖鑿壁恒勤而操觚多謬以至陸澄書厨
李邕書麓博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純苑之議乃
至使儒林別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
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心以目移辭爲事使耶孫簡謂
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則人非也韓信
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群英沈宋昆明之章間收膚賞
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蓋平生也時小許
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
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
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間結語是佳句中佳句亦
不難辨也

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姪殺石榴
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
今泊死船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又起句西

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鬪麗華麗
華非妓也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
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非也取七言古詩唯杜
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
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
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
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
律排律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頌

頗臻其妙節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言
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七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
及之王維李頃雖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
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
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歷卷
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頃花官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
此別一詠張謂星輶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

不作奇字麗語以平調行之却是一唱三嘆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已材發之尚沿六朝舊體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
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
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論也

遠公遁迹廬山岑刻本皆言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

諧抑意義無取吾第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
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頃岑參耳李有風調而
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矣

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峰是錢最得意
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
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
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浮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若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員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縹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清風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子鱗
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
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
情稍濃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酷酒莫辭貧與
王翰醉卧沙場君莫嘆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
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况野人自愛山中宿同
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國朝警句

劉誠意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潛溪。
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真鴈紫簫吹。月夜乘鸞。
孫左司游仙天與素書。皆鳥跡。家傳一劍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徐璲
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葡萄引。
蔓青緣屋首。宿群卉花紫滿畦。顧觀吳江鴻鴈一聲天。
接水兼葭八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
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浮沉。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

上街賤日落魚鰈入市鮮浦長源送人衣。上幕寒吳
死雨馬頭秋色晉陵山。

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
瞿祐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吳下
愚遺興摩娑藥籠三年艾濩落人間五石瓢陳汝言
秋夜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顧文昱錦
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衣解大紳挽筠澗先
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時高
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高棟旌旗半捲天河落閭閻

平分暉色來

謝復古鶯聲盡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瓊白
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甘瑾東風門巷桃
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懷古秦關壁使星馳
漢苑銅仙露泣秋曾檠維楊懷古王樹聽殘猶有
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惇燕來已覺社日近寒退
始知春意深林子羽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已落鳥
啞來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
希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疏

舟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半倫別友。

任原送舒從事還海南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

雨過城陳景琪憶蕭山友石岩畫暖花偏好江樹春。

晴酒自香郭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

倚門親谷宏登岳陽樓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園風多

夢澤寒劉績寄洞庭人丹壑泉春雲碓藥橘林風掃

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

聲傍客啼姪廣孝寄僧林封蘿屋長凝雨泉響松岩

半是風漫振之登樓青山遠戍寒烟積芳草平川夕

照多史明占贈別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
稀黃梅雨少河流澁綠樹陰多日景微時用童野店
喚呼雙骰酒漁舟爭買四腮鱸馬東田有感衰信已
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枰看童軒九日黃菊酒香人
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西山幾處白雲前
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游東園繁花落盡留
紅藥新笋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在青山外盡
日舟行細雨中趙寃偶成橋木岑然聊隱几飛蓬撥
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誰製

楚人冠石熊峰。早朝烟靄着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踈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蚕成繭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

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髮。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閒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
事。不逐苦吟人。卧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岸隨流
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難踈狂
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
急山色。野墻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群。看人兒女
大爲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
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
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峰。

暝秋聲。一院涼旅。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
月入歸草際。烟種黍。都爲酒誅茅。小作蒼海澗。疑天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黃世青山。綺皓心夕鳥。衝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芳。經雨歇蟲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自山接九疑。青故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
馬嘶秋草澗。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深。
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
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蠛。蝶懸天
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建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
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
秋來落葉深。落日敝朱樓。江雲暝不流。烟靄散春暄。

亂蛙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崕暝。色酣長嘯。拂吳鉤。
南圖惜壯游。聖恩寬逐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

起行風滿天。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鐘聲動
平津。樹色開別離。知不遠。情至亦潛然。涼風起江海。

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
聞說似終南。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

杯行到手空

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

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風吹。文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
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
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絕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柰晚何。
說蘭亭依舊在。祗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
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思。莫向昭陽殿裏
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如爾西行定。
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賣藥修琴
曾到城祭罷。鰐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窗獨

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

七言最不易工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時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賜句也竹林背水題將偏石笋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箇汎浦表鷗白一雙竹徑旁通沾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

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
雲夜有聲春岩過雨林芳澹暗水穿花石溜分。

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天迴樓臺合。

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

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

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裹牕前對病僧。月遶旌旗千

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

致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

自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僧。
盡重陽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味至御前。
却輦言無忌。衆裡當熊死。不辭木矯矯。壯麗未句如寒
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
邊庭實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
潮却甚精麗。

喬景叔世寧
寄王太史元思謫戍玉壘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壘長爲客幾放金雞未擬還聞道賀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宅

自多豪俊望城南尺五天詞頗佳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軍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
道濟圯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燭滿
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僉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
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觱篥西征曾比漢嫖姚水落
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凰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
從金谷鴻成春門逕近連馳道池塘遙接漢宮流
雲裁玉葉和烟潤濕濺珠花映日飛此嘉靖時爲初

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梗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菴。空庭廬獄晴雲色，燕坐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隣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爲碑。遙屋松林嵐翠重，滿庭樵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謝茂棟北游。燕如風生萬馬聞。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

俞仲蔚贊勑篇中云：海內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

年死亦不多得

子鱗嘗爲朱司空賦新河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
水秋色依然撚子宫不知者以爲上单下重按三月
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仁
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關輞九州記正月解凍水
二月白蘋水三月槐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
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
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正德間有一妓女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伎應鑾

日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汚。拋擲到如今。
極清切。感慨又一妓。得一聯。故國五更鈞蝶夢。興鄉千里子覩心。亦自成句。

前輩詩語稱栗思俱似殿閣網。按古今注云栗思復恩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牆也。

楊用脩記魏蘇則與荀茂同隱太白山。則爲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並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虎子襄器。

也漢侍中親省起居不免奉溺器鹿車柴車也僅各
一鹿故名漢冗散郎乘鹿車茂以則雖貴而襄故唉
之則謂我雖襄不若汝之遲滯也

東方曼倩陸沉金馬爲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
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
甫希之也見桓玄傳貴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脩
鍊見蜀擣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
隱紛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
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振囊四
字頗奇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云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檢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鄭
險而無信

增補藝苑卮言卷之八